

忆旧



高艳华
◎ 编选

我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里，往事如去日。……我环顾阶整洁，盘旋雄伟，上覆铭为毛子水亲笔书有“德艺双隆”墓志铭，都金光我站在那里，墓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笑容，突然显年依稀缩为一佛没有移动。神儿，忽然想到史毕竟是动了。有颓唐之感，骥伏枥，志在千信，有朝一日，重来宝岛，再先生墓前。

胡适

李素林

等著

墓前，心中浮想千年，纵横数如烟，又历历在陵园，只见石而上。陵墓极巨石，墓志写。墓后石墙上四个大字，连同闪闪，炫人双目。抬头，适之先生的“我的朋友”式现在眼前，五十年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但是，一自己的年龄，历史可我一点也没有。我现在大有“老里”之感。我相信我还有机会一次站在适之先生墓前。

世目



胡适
唐景林
等著

高艳华◎编选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忆旧 / 高艳华编.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317-3194-8

I. ①忆… II. ①高…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58739号

忆旧
YiJiu

编 选 / 高艳华

责任编辑 / 聂元元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网 址 / 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开 本 / 715 × 960 1/16

字 数 / 370 千

印 张 / 24.75

书 号 / ISBN 978-7-5317-3194-8

定 价 / 48.00 元

装帧设计 / 韩国秋

印 刷 /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8 号

经 销 / 新华书店

版 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出版绪言

“凝结中国固有文化的精英，采撷西洋文化的优美，联合哲学美学科学于一生，使先生的事业，不特继往，而且开来。

“先生永远是站在时代前面的伟大人物。

“先生不但是伟大人物，而且是伟大人格……”

蔡元培先生的弟子、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在惊闻先生去世的噩耗时，悲痛万分。匆匆草成的短文中，他对乃师作出如上的评价。

虽然巨大的悲痛中，罗先生似乎有些语无伦次，但是他的评价非常准确。蔡元培及其同时代学人们的魅力与价值，不仅仅在于学术，更在于人格——学人而能当得起“伟大”二字者，非具备巨大之人格力量不可得也。

而他们所处的时代，尽管战乱频仍，动荡不安，却竟哺育出整整一代这样的大师：梁启超、蔡元培、鲁迅、胡适、陈寅恪、丁文江……他们的熠熠光辉，令今日的天空依然为之失色。说他们在抗日、革命的志士仁人之外，成为支撑国家民族的另一根脊梁，毫不为过。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往，心向往之。本书的编选目的，不在于大师们的学术成就，而在于他们的人格魅力：我们试图通过大师们的亲人、朋友的回忆，来近距离地展现大师们的风采，过目名家鲜活的生命历程，从而使身处当代的我们更加亲近历史，亲近大师。而所选择的篇目，均出自各自领域卓有建树的名家之手，他们与大师的交往往往有独特的角度和独到的观察与见解；我们特意摒除了正襟危坐的大论，着意选择有旁逸斜出之态的文字，为的是剥除一些人为的生硬外壳，令大师的形象更为生动、真实。

为了使本书的内容更丰富，我们还搜集了一些图片资料，其中不少是



首次同读者见面。

本书按照所写人物的出生年代编排，几位作者同写一个人时，也依照各位作者的出生年代顺序编排。写每个人的第一篇均附有人物简介，对作者亦有作者简介，但无论是被写者还是写作者，都只会出现一次简介。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物作为被写者介绍过，就不再作为作者介绍。

上个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可谓群星璀璨，但由于本书规模所限，也由于编者涉猎不够广泛，本书不可能一一涉及，留下不少遗珠之憾，在此敬请读者诸君谅解。

本书所选文章，有一部分作于 20 世纪前期，为保持其本来风貌，对于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者，不做更改，特此说明。

雁华



目 录

—— 辜鸿铭简介 (1857—1928)

回忆辜鸿铭先生 ◎ 罗家伦 2

记我所知道的槟城 (节选) ◎ 凌叔华 6

—— 齐白石简介 (1864—1957)

忆白石老人 ◎ 艾 青 10

和白石老人的父女之情 ◎ 新风霞 18

—— 蔡元培简介 (1868—1940)

对于蔡先生的一些回忆 ◎ 毛子水 24

伟大与崇高 ◎ 罗家伦 29

—— 梁启超简介 (1873—1929)

忆梁启超先生 ◎ 刘海粟 32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 梁实秋 44

—— 李叔同简介 (1880—1942)

弘一法师之出家 ◎ 夏丏尊 48

怀李叔同先生 ◎ 丰子恺 53

—— 鲁 迅简介 (1881—1936)

哭鲁迅先生 ◎ 孙伏园 60

鲁迅先生于我 (节选) ◎ 丁 玲 67

当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 ◎ 靳 以 76

—— 丁文江简介 (1887—1936)

丁文江这个人 ◎ 胡 适 80

现代学人丁在君先生的一角 ◎ 罗家伦 89

—— 陈寅恪简介 (1890—1969)

陈寅恪先生 ◎ 季羡林 94

—— 刘半农简介 (1891—1934)

忆刘半农君 ◎ 鲁 迅	105
半农纪念 ◎ 周作人	108

—— 胡 适简介 (1891—1962)

胡适之先生出任驻美大使的经过 ◎ 罗家伦	113
胡适先生二三事 ◎ 梁实秋	120
怀念胡适先生 ◎ 梁实秋	125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 季羡林	136

—— 叶圣陶简介 (1894—1988)

我所见的叶圣陶 ◎ 朱自清	149
万世师表叶圣陶 ◎ 萧 乾	152

—— 袁昌英简介 (1894—1973)

让庐旧事 ◎ 杨静远	156
------------	-----

—— 林语堂简介 (1895—1976)

忆林语堂先生 ◎ 谢冰莹	181
耳濡目染 ◎ 林太乙	190

—— 郁达夫简介 (1896—1945)

回忆郁达夫 ◎ 许钦文	198
-------------	-----

—— 徐志摩简介 (1897—1931)

忆志摩 ◎ 罗家伦	209
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 ◎ 沈从文	216

—— 苏雪林简介 (1897—1999)

送雪林告别杏坛 ◎ 谢冰莹	222
五十两黄金，一块破抹布 ◎ 林海音	225

—— 罗家伦简介 (1897—1969)

博通中西广罗人才的大学校长 ◎ 毛子水 229

“但有凋谢无死亡”的罗志希先生 (节选) ◎ 方东美 236

—— 丰子恺简介 (1898—1975)

丰子恺先生杂记 ◎ 许钦文 241

画图又识春风面 ◎ 张乐平 246

—— 朱自清简介 (1898—1948)

记佩弦来沪 ◎ 叶圣陶 250

哭佩弦 ◎ 郑振铎 254

—— 郑振铎简介 (1898—1958)

怀念振铎 (未完稿) ◎ 巴 金 258

和振铎相处的日子 ◎ 靳 以 262

—— 瞿秋白简介 (1899—1935)

罗汉岭前吊秋白 ◎ 曹靖华 267

秋白同志和鲁迅相处的时候 ◎ 许广平 277

—— 老 舍简介 (1899—1966)

关于老舍 (节选) ◎ 梁实秋 281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 季羨林 289

—— 闻一多简介 (1899—1946)

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 朱自清 294

—— 凌叔华简介 (1900—1990)

凌叔华和弗吉尼亚·伍尔夫 ◎ 杨静远 299

悼凌叔华 ◎ 文洁若 306

—— 冰 心简介 (1900—1999)	
忆冰心 ◎ 梁实秋	313
能爱才能恨 ◎ 萧 乾	323
—— 沈从文简介 (1902—1988)	
悼念沈从文先生 ◎ 季羨林	327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 汪曾祺	332
—— 梁实秋简介 (1903—1987)	
悼念梁实秋先生 ◎ 冰 心	340
—— 巴 金简介 (1904—2005)	
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 (节选) ◎ 萧 乾	344
关于巴金的事情 ◎ 黄 裳	356
—— 林徽因简介 (1904—1955)	
一代才女林徽因 ◎ 萧 乾	367
—— 靳 以简介 (1909—1959)	
他明明还活着 ◎ 巴 金	378
编后记	385

翻译家，文学家。名汤生，自号汉滨读易者，晚年自号“东西南北老人”。祖籍福建同安，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

10岁随义父母到英国苏格兰读书，1877年获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硕士学位，是中国完成全部英式教育的第一人。1910年出任上海南洋公学校长。晚年任北京大学教授，主讲英文诗。精通多国语言，是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者；性格高傲倔强，愤世嫉俗。他将《论语》《中庸》和《大学》译成英文、德文刊行海外，是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的先驱。英文著作有《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等，中文著作有《读易堂文集》《辑蒙养弦歌》《张文襄幕府纪闻》等。



辜鸿铭

回忆辜鸿铭先生

罗家伦

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国文字名满海内外，而又以怪诞见称的，那便是辜鸿铭先生了。辜先生号汤生，福建人，因为家属侨居海外，所以他很小就到英国去读书，在一个著名的中学毕业，受过很严格的英国文学训练。这种学校对于拉丁文、希腊文，以及英国古典文学，都很认真而彻底地教授。这乃是英国当时的传统。毕业以后，他曾在德国学过工程，也在英、法各地游学，但他在爱丁堡大学获得的是文学硕士。

回国以后，他的工程知识竟然没有发挥的余地。当时张之洞做两湖总督，请他做英文文案。张之洞当年提倡工业建设，办理汉冶萍煤铁等项工程，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号召，为好谈时务之人。他幕府里也有外国顾问，大概不是高明的外国人士，辜先生不曾把他们放在眼里。有一天，一个外国顾问为起草文件，来向辜先生请问一个英文字用法。辜默然不语，走到书架前拿下了一本又大又重的英文字典，砰然一声丢在那外国顾问的桌上说：“你自己去查去！”这件小故事是蔡子民先生告诉我的，这可以看出辜先生牢骚抑郁和看不起庸俗外国顾问的情形。

民国四年，我在上海愚园游玩，看见愚园走廊的壁上嵌了几块石头，刻着拉丁文的诗，说是辜鸿铭先生做的。我虽然看不懂，可是心里有种佩服的情绪，认为中国人会做拉丁文的诗，大概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后来我到北京大学读书，蔡先生站在学术的立场上网罗了许多很奇怪的人物。辜先生虽然是老复辟派的人物，因为他外国文学的特长，也被聘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因此我接连上了三年辜先生主讲的“英国诗”这门课程。我记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了一条大辫子，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

了一顶红帽结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到了教室之后，他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我们全班的同学都认为第一第二都容易办到，第三却有点困难，可是大家都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异议。

三年之间，我们课堂里有趣的故事多极了。我曾开玩笑地告诉同学们说：“有没有人想要立刻出名，若要出名，只要在辜先生上楼梯时，把他那条大辫子剪掉，那明天中外报纸一定都会竞相刊载。”当然，这个名并没有人敢出的。辜先生对我们讲英国诗的时候，有时候对我们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小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国风。”有一天，他异想天开地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这“洋离骚”是什么呢？原来是密尔顿（John Milton）的一首长诗“Lycidas”。为什么“Lycidas”会变“洋离骚”呢？这大概因为此诗是密尔顿吊他一位在爱尔兰海附近淹死的亡友而写成的。

在辜先生的班上，我前后背熟过几十首英文长短的诗篇。在那时候叫我背书倒不是难事，最难的是翻译。他要我们翻什么呢？要我们翻千字文，把“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翻成英文，这个真比孙悟空戴金箍咒还要痛苦。我们翻过之后，他自己再翻，他翻的文字我早已记不清了，我现在想来，那一定也是很牵强的。还有一天把他自己一首英文诗要我们翻成中文，当然我们班上有几种的译文，最后他把自己的译文写出来了，这个译文是：“上马复上马，同我伙伴儿，男儿重意气，从此赴戎机，剑柄执在手，别泪不沾衣，寄语越溪女，喁喁复何为！”英文可能是很好，但译文并不很高明，因为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以后再用功研究的，虽然也有相当的造诣，却不自然。这也同他在黑板上写中国字一样，他写中国字常常会缺一笔多一笔，而他自己毫不觉得。

我们在教室里对辜先生是很尊重的，可是有一次，我把他气坏了。这是正当“五四”运动的时候，辜先生在一个日本人办的《华北正报》（North China Standard）里写了一篇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我们这般学生是暴徒，



是野蛮。我看报之后受不住了，把这张报纸带进教室，质问辜先生道：“辜先生，你从前著的《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这一下把辜先生气得脸色发青，他很大的眼睛突出来了，一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说道：“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这件事，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有趣味。辜先生有一次谈到袁世凯时代他不得已担任了袁世凯为准备帝制而设立的参政院的议员（辜先生虽是帝制派，但他主张的帝制是清朝的帝制，不是袁世凯的帝制）。有一天他从会场上出来，收到三百银元的出席费，他立刻拿了这大包现款到八大胡同去逛窑子。北平当时妓院的规矩，是唱名使妓女鱼贯而过，任狎妓者挑选其所看上的。辜先生到每个妓院点一次名，每个妓女给一块大洋，到三百块大洋花完了，乃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当时在他们旧式社会里，逛妓院与娶姨太太并不认为是不正当的事，所以辜先生还有一个日本籍的姨太太。他是公开主张多妻主义的，他一个最出名的笑话就是：“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这个譬喻早已传诵一时，但其本质是一种诡辩。不料以后还有因此而连带发生一个引申的譬喻。陆小曼同徐志摩结婚以后，她怕徐志摩再同别人谈恋爱，所以对志摩说：“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譬喻来作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开用的，牙刷不能公开用的！”作文和说理用譬喻在逻辑上是犯大忌的，因为譬喻常常用性质不同的事物作比，并在这里面隐藏着许多遁词。

辜先生英文写作的特长，就是他深刻的讽刺。我在国外时，看见一本英文杂志里有他的一篇文章，所采的体裁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常用的问答传习体（Catechism）。其中有几条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如：“什么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能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说赫德（Sir Robert Hart）总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善至美。”诸如此类的问题有二三十个，用字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绝。大约是在一九二〇年美国《纽约时报》的星期杂志上有一篇辜先生的论文，占满

第一页全面。中间插入一个辜先生的漫画像，穿着前清的顶戴朝服，后面拖了一根大辫子。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没有文化的美国》（The Uncivilized United States）。他批评美国文学的时候说美国除了 Edgar Allan Poe 所著的 Annabelle Lee 之外，没有一首好诗。诸如此类的议论很多，可是美国这个权威的大报，却有这种幽默感把他全文登出。美国人倒是有种雅量，欢喜人家骂他，愈骂得痛快，他愈觉得舒服，只要你骂的技术够巧妙。像英国的王尔德、萧伯纳都是用这一套方法得到美国人的崇拜。在庚子八国联军的时候，辜先生曾用拉丁文在欧洲发表一篇替中国说话的文章，使欧洲人士大为惊奇。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能够搔着人家的痒处，这是辜先生能够得到西洋文艺界赞美佩服的一个理由。

无疑义的，辜先生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常常自己觉得怀才不遇，所以搞到恃才傲物。他因为生长在华侨社会之中，而华侨常饱受着外国人的歧视，所以他对外国人自不免取嬉笑怒骂的态度以发泄此种不平之气。他又生在中国混乱的社会里，更不免愤世嫉俗。他走到旧复辟派这条路上去，亦是不免故意好奇立异，表示与众不同。他曾经在教室里对我们说过：“现在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这可能亦是他自己的“解嘲”和“答客难”吧！

作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五日



记我所知道的槟城（节选）

凌叔华

我一向都认为：“人杰地灵”也好，“地灵人杰”也好，我们人类，也同植物一样，是与土地永结不解缘的。新近我在槟城小住，觉得“山川灵气所钟”，实有至理，虽是移植过来的植物，也一样为灵气所润泽。以下所记，观察或嫌未足，但是一个诚实的印象，还是值得写下来的。

我知道槟城这个名字，还是因为辜鸿铭曾经告诉我他生在南洋的槟城，这可是多年前的事了。以后听人讲到槟城，我就想起那个二十世纪初期的奇才兼学者，他不但精通六七国语言文字（中、英、德、法、日、梵、马来），能说能写，一样的流利，对于东西文学哲学政治研究的渊博透彻，也是前无古人可与颉颃的。远在三十年前，他住在北京东城一座寒素的四合院房子，每日不知有多少国际名流学者亲造他的“寒舍”（辜说这是炉火不温之谓），听他讽刺讥笑，若不服气，与他辩论，大都逼得面红耳赤，还得赔笑拉手，尽礼而逃。否则那拖着小辫子的老书生绝不肯饶，尤其是对客从西方来的。他的雄辩，势如雨后江河，滔滔流不绝的；若无法截住，它会毫不留情的决堤溃岸，当之者不遭灭顶不得解脱。英国大文豪毛根，日本的芥川龙之介都曾尝过此味。

“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没出娘胎就读了书的，他开口老庄孔孟，闭口歌德，福尔泰，阿诺德，罗斯金，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们一打的句子来驳你，别瞧那小脑袋，装的书比大英博物院的图书馆还多几册吧？”我曾听一个父执说他听见几个西方学者说过类乎这样的话。难怪那时北京有人说：“庚子赔款以后，若没有一个辜鸿铭支撑国家门面，西方人会把中国人看成连鼻子都不会有的！”

辜鸿铭是我父亲一个老朋友。他那时住在我们家对面一条小街叫椿树胡同的。每隔一两天他就同庆宽伯（即收藏七百丁敬身石印的松月居士），或梁松生伯来我们家聊天吃饭，常到夜深才走。他们谈的话真是广泛，上下古今中外，海阔天空没个完。庆宽伯曾任前清内务府总管三四十年，无论讲到什么，他都可以原原本本，头头是道的讲一大篇。他的收藏也是无所不有，我最喜欢他养的白孔雀及北京小狗，常央求父亲带我去他家。梁松生伯曾经驻海外多年，他住过的国家，最冷的是俄国，最热的是印度。他口才不若辜伯流利，但是大家争论起来，只须梁伯冷冷的说一句话，辜伯就偃旗息鼓的静下来了。

有一回辜伯不知因为梁伯说了他什么话，他与梁伯同来，未等坐下，即把手中的一本英文书递与我的堂兄，他说：“我要你听听我背的出《失乐园》背不出。梁伯说我吹牛。孔夫子说过‘当仁不让’，讲到学问，我是主张一分一厘都不该让的。”

说完，他就滔滔不绝的背，我挨着堂兄指着的行看（我的英文那时只认的字母），他真的把上千行的弥尔顿的《失乐园》完全背诵出来。一字没有错。这时他的眼像猫儿眼宝石那样闪耀光彩，望着他，使人佩服得要给他磕一个头。后来似乎他还要背别的书，去堵松生伯的嘴，父亲连忙说好说歹，把话题转移他的阵线方罢。

那时我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亚洲，什么是欧洲，更不知道还有中东远东了。我有一本《天方夜谭》译本，很喜欢那里的故事，就拉着辜伯问他讲些那地方的故事，我想他一定去过的。辜说没有去过，我就说：

“辜伯伯，我知道你什么国都去过，你想瞒我可不成。”

“我若生在《天方夜谭》那个世界就好了！”辜伯叹口长气，“我可以给他们讲上三千个中国故事呢。”他转头向父亲说，“我正想刻一个图章，同康长素（即康有为）的周游三十六国比一比，看谁的棒（了不得之意）！我要印上我一生的履历，像：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你看好不好？”

他一面说一面拿桌上的笔写下来。

我问他哪里有南洋，他告诉我，他是生在南洋的槟榔屿，“那是出产槟榔的小岛，可是有高山，有大海，风景好得很呢。”



过了些时，我读了英文，他对父亲说：“学英文最好像英国人教孩子一样的学，他们从小都学会背诵儿歌，稍大一点就教背诗背圣经，像中国人教孩子背四书五经一样。”

他叫我次日到他家，他要找书教我背。我没有书，他就从他尘封的书架中掏出几本诗集来，第一天就教我背两首。我对背书，向来很快，也许是我们家塾先生训练过我，得了一点背书经验，不一会儿我就会背那两首诗了。辜伯很高兴，叫我把书拿回家，又教我读了三首，要我下次来背。可惜他那里天天有客来访，来的客又常不肯走，我只好耐烦等候。那短短的一年，对我学英文的基础确放了几块扎实的石头；学诗，也多少给我一点健康的启蒙。

也是那时候，梁伯告诉我们辜伯早年曾与世界文豪托尔斯泰通信讨论东西文化，托氏回过他好几封长信，那是很难得的；可惜我那时的英文太浅，年纪太幼，信是看见了，一点不懂！

辜伯因我的请求也给我看那个俄国沙皇因他做通译员做得好，格外把一个自用的镶宝石的金表赏赐他。这两件事都是不世的遭遇，都聚集在辜伯一人，在中国那时，只有他一人，有此光荣吧。我是多么后悔当初懂得不得读那些信，似乎他的家人也不会珍视这些名贵的遗产，听说他归道山后，家中书物也随子女妻妾四散了！

我到槟城前后，曾打听一些朋友辜鸿铭出生的地方，想去吊望一下，只是没有人能告诉我。这时我方知道他在槟城的声望，远不如北京，在中国人方面，远不如在西方人方面的隆重。（槟城散记记载辜的文，也微嫌不详。）

想到这绝代的学者（虽留下几本著作），竟而无声无臭与草木同腐了，心下未免怆然，但想起他说的“槟城，有高山，有大海，风景好得很呢”，清清楚楚的一如昨日，我忽然渴望一游槟城。